

摘文

平和·義主產共·國俄
價代的爭戰蘇對

176

答問機危林柏 界世看科斯莫從

錄憶回士博斯奈貝統總前克捷

準標德道的間之國與國談林達史



華援看論與國美

CBA坦斯勒巴

勢攻彈金的聯蘇

的「墓坟到籃搖從」

險保會社國英

行發兼輯編社摘文學大旦復



俄國·共產主義·和平

華萊士著
周克明譯

——摘譯華萊士近著「走向世界和平」之第三章及第四章
"Toward World Peace" by Henry Wallace, Reynal & Hitchcock, New York 1948

反動的資本主義把今天的利潤看得比明天的人民更重，這樣的資本主義遲早會帶來經濟蕭條。經濟蕭條是不容易中止的，除非用軍備競爭來挽救，而軍備競爭的結局是戰爭。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我已明白地看到大商人正在與海陸軍合作，推進一個龐大的軍備計劃。許多大商人現在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準備第三次大戰是他們愛國的责任。

軍人和大商人之間的關係，在鋼鐵業、化學業、汽油業、鋁業、飛機業、電機業、機器工具業、無線電製造業、塑膠業、和汽車業方面，尤其連絡得密切。許多研究工作或是直接在軍方的督導下進行，或是借手大學，由軍方間接控制。

許多大公司與海陸軍合作進行基本研究工作，凡是與這些大商人談過的人，對於新發現的層出不窮，無不感到極深刻的印象。這些大商人是政府的幕後人物，有政府做他們的後盾，他們對於人類前途的禍福，掌握着極大的權力。

他們愈來愈覺得須依賴政府和向政府負責。在某幾方面，他們的利潤大半得依賴龐大的軍費。

許多高級軍事技術人員可以經常在大企業和海陸軍部之間自由換職位，那種關係現在已是這樣的親密，以致我不得不嚴重地懷疑：假如沒有龐大的軍備計劃，我們的飛機業、鋼鐵業、和某些化學工業能否有今天這樣的繁榮。

這些大企業的領袖，在海軍部、陸軍部、和國務院的鼓勵之下，在美國報紙和無線電裏製造對蘇的敵意，以便造成軍備大擴張的有利氣氛。他們所能控制的廣告數量是這樣的龐大，以致報紙和無線電自然而然地遵從了他們的意志。那是不必明言的。那些少數不肯屈膝的人，漸漸地陷於孤立，喪失了他們影響輿論的地位。

龐大的軍費和一個着着進攻的外交政策將繼續不斷地把我們推向戰爭。要打擊這種壓力，除非我們能使大部份

工商界明白和平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使他們明白依仗戰爭的遠景來求取發財的途徑無異是自殺。

取代之道不是片面的裁軍。我並不建議我們應該讓自已毫無抵抗能力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我也並不相信片面的許諾是安全之道。

相反的，我們的武裝防禦必須比任何侵略者為大——換一句話說，應該有一支由許多國家支持和控制的武裝力量。我們對這樣一支武裝力量的貢獻，就是維持一批有激底訓練的技術人員。

在世界武裝力量尚未建立的過渡期間中，我們的國防應該着重實而不著重量。爲了這一點，我們只要技術人員而不需要把大量的人力從工業生產中抽調到軍隊裏來，工業生產是我們國防力量最大的泉源。

美國大商人對輿論的左右力，比那些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裏的統治者更大。可是，美國人民的態度也可能在一夜之間整個改變。

美國制度的特點之一，是不用體質上的暴力。而且，美國人民也並不始終以美國報紙作爲他們的導師。當大企業和愚蠢的政府帶來一次大恐慌的時候，不論報紙採取什麼態度，美國人的政治態度可能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我們希望政府和大企業目前的那種控制不會給反動力量以太大的權力，以致在任何末來的危機中，人民無法再在民意測驗中自由表達他們的意志。但除非立刻有普遍的

諒解和有效的組織，則在下一大蕭條到來的時候，可能不再讓人民說話，而會帶我們進入軍事獨裁的途徑。

在鎮壓人民的意志上，那種獨裁制度在一旦生根以後是非常有效的。要根除它，凡是愛和平與維護民權的人，必須現在就提出一個強有力的計劃，來吸引小商人、勞工、農民、家庭主婦，和自由職業者的擁護。

我們的和平與繁榮計劃，必須比目前報紙上所熱忱鼓吹的大軍備計劃化更多的錢和具有較遠大的政策。

我們的和平與繁榮計劃中的第一個項目是一個真正強大的聯合國。這就是說，我們首先必須在意見不同的大問題上與蘇聯取得完全的諒解。一個強大的聯合國需要世界共管原子能和其它毀滅性的武器，需要把戰略區域國際化，禁止武器的輸出，減裁軍備，制定一個使美國、英國、蘇聯、和小國都能滿意的世界安全制度。

一個強大的聯合國需要解決像希臘這種國家裏的法西斯主義。要有一個強大的聯合國，美國、英國和蘇聯必須願意通過聯合國來滿足被奴役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願望。一個強大的聯合國必須向世界提供一個強有力的人權法案，把它作爲世界法律制度的一部份。

最後，而且也是最基本的，是一個強大的聯合國必須予世界各地人民，尤其是落後區域的人民以一種希望，使他們可以通過聯合國機構獲得必需的低利貸款，但那種金錢只能用於提高生活水準和促進全世界的福利。

代替馬歇爾計劃的計劃

文摘

半月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社主 張 張 汪 張 楊 曹 蔣 行 買
章 編 委 員 開 明 起 學 人 開
長 編 志 員 開 明 起 學 人 開
益 鑛 基 街 養 森 季 模 基

第一六七號 (第三十卷第十一期) 目錄

- 俄國、共產主義、和平 (2)
- 從莫斯科看世界 (4)
- 對蘇戰爭的代價 (7)
- 柏林危機問答 (9)
- 美國輿論看援華 (9)
- 巴勒斯坦ABC (10)
- 杜威入主白宮的陣容 (11)
- 蘇聯的金彈攻勢 (13)
- 「從搖籃到坟墓」的英國社會保險 (13)
- 捷克前總統貝奈斯回憶錄 (14)
- 史達林談國與國間的道德標準 (16)
- 點滴之頁(共十一則) (19)

訂價表

三月	半年	全年
六期	十二期	廿四期
貳百圓	叁百圓	陸百圓
拾萬圓	拾萬圓	拾萬圓

售價變動，訂戶按原訂期數，照寄。○平郵免收，掛號每份加郵費。○航空郵費另加。○拾玖元。○郵資按期加。○郵費係按期加。○郵費係按期加。○郵費係按期加。

文摘出版社訂

社址：上海北京路二六六號
中一大樓四樓 電話一六七四

大筆美國的游資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物質來源。那筆錢假如只作救急性質的用途，如無計劃的救濟或為其它國家建立軍隊，是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的。

美國必須認清一點，就是，每一個申請貸款的國家，必須出於自助的動機。我們的目標必須是幫助其它國家生產他們自己的生存需要。

反對馬歇爾計劃的美國人不一定是共產黨，也不一定親蘇的人。馬歇爾計劃未發表以前，我本人就非常贊成馬歇爾計劃的人道主義這一面。我繼續支持那個計劃，直到看清它將繞過聯合國，並且根據杜魯門主義的精神進行。我反對把馬歇爾計劃當作對蘇冷戰的一種工具。凡是真愛和平的人，必須在可能最早的時候把馬歇爾計劃帶到聯合國的制約之下。

根據我在一九四七年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斯干的那維亞諸國所見的情形而論，歐洲一般人雖然因為得到食物而暫時表示感激，但從長期趨勢看，他們對於我們用經濟力量來干涉歐洲的政治，一定會大大地起反感。

由於杜魯門主義的出現，歐洲的勞動人民已愈來愈把美國當作世界反動的中心。很多雖然左傾但並非共產黨的意大利人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對我說，美國對意大利的掌握，已比墨沙里尼更緊，而我們的目標是像墨沙里尼一樣的反動。

用貸款和糧食到外國去扶持某一個政黨和壓制另一個政黨，不可避免地將會引起那個國家的反感。美國、蘇聯，或任何其它國家都不應該對其它國家實施政治壓力。

我的計劃不是以華爾街和軍國主義的精神去幫助外國。而將循下列的方針：

- 一。我的計劃是由美國向聯合國提出一個建議，成立一個類似善後救濟總署那樣的聯合國復興基金，以重建歐亞兩洲的破壞區域為目標，使他們的工業和農業能在最早可能的時期達到自足的程度。
- 二。我建議這筆復興基金應由聯合國特設一個機構來管理。

三。那筆復興基金應由我國國會和其它國家自由捐贈，其數額應該足以維持一個全面的五年計劃。那種基金的一部份以貸款方式支出，一部份以贈與方式支出。

四。復興基金委員會應予那些受破壞最大和需要最急的國家以優先權。貸款的撥付，必需不以受款國的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而分厚薄。只有遵從這種途徑，才能建立天下一家所必需的合作精神。

五。基金委員會的撥款，必須極端尊重一切受惠國的國家主權。但在不妨害主權之下，必須使基金不因貪污和無能而浪費。基金的支出須受聯合國的審查，藉此確定不會發生貪污和無能。

六。全部基金必須完全用於和平目標，不應該有一文錢用於購買軍用品、軍火、或用於備戰。

七。最後，德國的工業心臟魯爾區應該在四強控制的國際管制之下。第一，它的資源必須用來幫助歐洲的重建，第二，必須保證德國不能再威脅它隣國的安全或國際和平。

俄羅斯與共產主義

二次大戰期間，事情就已看得很明白：世界的未來和平有賴於美蘇兩國間的諒解。俄國證明了它作為一個國家的持續力，在世界各地許多肯思想的人看來，共產主義現在顯然已獲得了穩固的立足點，是決不能再以壓制手段殺死它的了。

共產黨的許多手法是我所反對的，但據我看來，那些手法只是一種過渡形式，是沙俄絕對主義的一種自然反響，不會無限期繼續使用下去，除非資本主義國家也用類似沙俄的那些手法去對付共產主義。美國現在用來對付共產黨的那些手法，不可避免地將召來共產主義最壞的報復。

讓我們進一步追究，看看共產主義究竟是怎樣出來的。它於一八九八年誕生於俄國西部明斯克的一次社會主義者的集會上。那次集會使社會主義者分裂成兩派，一派人

數較少，主張採取一種溫和的計劃，稱為少數派，或孟雲維克，一派人數較多，主張採取激烈的計劃，稱為多數派，亦稱為布爾雪維克。

布爾雪維克那個集團一度曾由一個名叫列哈諾夫的溫和的紳士領導。但真正的共產主義之父是列寧，俄國當時沒有普選，所以列寧就主張採取極端手段。為了衝破沙皇的絕對主義和後來擊退侵犯俄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他要求全體布爾雪維克或共產黨完全效忠於「無產階級獨裁」。

許多早期的共產黨都曾開過半，流亡到外國或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俄國人民之中只有極少一部份是共產黨。那幾百萬信仰共產主義的人，自願受苦和犧牲，領導那一億五千萬在極度痛苦和無知中的人民走向一種新的自由。在一九四八年，他們可以回顧過去，並且說，在一代的時間內，雖然曾過三次戰爭，喪失了二千萬以上的生命和幾億的金錢，他們已教育了一億以上的人民知道讀書和寫字，把工業生產能力增加了一倍以上。

歷史上沒有那一次革命對教育和生產有這樣深重的影響。譬如說，墨西哥革命和南美洲的大多數革命都減低了生產力。俄國革命之所以能有那種積極的效果，主要的是因為共產黨願意犧牲他們自己的生命，使那次革命對人民的生活能有所貢獻。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受了俄國革命的啓發，正如他們受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啓發一樣。其中有些人變成了共產黨，在那些不必使用暴力和不必做地下組織的國家裏也採用列寧的手法。這自然就惹起了報復行為。結果，許多自由主義的組織對打擊共產黨比打擊資本主義反動份子更感興趣，有些自由主義領袖甚至宣稱共產黨是今日世界上最壞的反動份子。

即使如此，史達林無情的措置却拯救了俄國，不然，那個國家大概也會落到同樣無情的敵人手裏。要是史達林不在三十年代初期以最大的努力推進集體農墾和發展俄國

的重工業，假如史達林不對納粹——托洛茨基陰謀者進行無情的肅清，阿道爾夫·希特勒或許已經征服世界了。

在推進農場集體化的時候，為了鎮壓反對的地主，有些人被殺死了，有些人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有幾百萬人餓死了。但從這種種之中，却出現了一個受絕大多數人民支持的俄國政府，能夠在英美兩國的軍事專家認為俄國決不能抗拒德國的時候竟然戰勝了德國。

要懂得史達林那時為什麼要用殘暴無情的手段，以及他現在為什麼不願意與英美兩國建立一個強大的聯合國，我們必須再來溫習一下俄國的歷史。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俄國是一個落後的，半封建的，半亞細亞的，由一個專制皇朝憑着一個腐化的教會統治着的農業國家。識字的人還不到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除了農業以外，大多數工人都被雇用在英國、荷蘭、比利時、法國、和德國資本建立的大工廠裏。在這些西歐投資者和俄國官僚的聯合剝削之下，俄國工人的生活是這樣的艱苦和沒有希望，以致他們自然而然會想到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或革命。

大多數依賴土地為活的人並不擁有他們自己的農場。他們在一八六二年才擺脫農奴的地位。他們的生產力只等於美國農民的十分之一。但他們雖然無知和窮苦，但在他們的全部歷史中，他們對於爭取一個共同的目的，有一種特殊的熱情。他們曾接連從東方和西方遭到最野蠻的侵略，在某些時期，幾乎每一個俄國的鄰國都侵略它或作為那種侵略的跳板。假如我們美國也有俄國的疆界和俄國的歷史，我們當然也會有俄國的恐懼。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沙皇誤國深重，使幾百萬俄國兵喪失了他們的性命。使共產主義執政的，不是共產黨本身的力量，而是由於沙皇統治者絕對不能懂得他們人民的需要。

農民要土地。家庭主婦要麵包。每一個人都要結束戰

爭。在克倫斯基革命以後，全國陷於混亂和軟弱之中，列寧，古往今來最強大的領袖之一，那時就號召發動真正的革命，在一九一七年秋實現了那種革命。

那個新國家的大敵——國內的有錢人和國外的強國——不久就開始行動。英國、法國、日本、和美國在一九一八年分頭進攻俄國。

邱吉爾在一九一九年反對那個新政府的時候特別活躍。盟國用金錢、給養、和技術援助接一連二地支持俄國的反動軍人。

在一個幾世紀來施行種種不人道的壓迫的俄國，雙方都用殘酷的手段，原是預料中的事情。單是英國一個國家就幾乎用了五億美金去顛覆那個國家。他們無疑地想取回他們在沙俄的投資和想獲得俄國的巴庫油田。盟國所實行的封鎖和所支持的內戰造成了遍地的疾病和饑荒，使幾百萬萬人陷於死亡。

盟國口頭談着崇高的理想，但他們所用的手段却是暴力，結果使俄國共產黨對西方來的一切都懼了戒心。從一九一八年到現在，他們對英美的每一個建議都深怕其中包藏着陰謀，只有羅斯福的建議或許是例外。

一九二二年，俄國應邀去參加國際聯盟所主持的國際經濟會議。俄國急需貸款，願意吸收外資。但西歐各國要它先負擔沙皇的外債和發還沙皇時代外人在俄的資產，才肯讓俄國加入國際聯盟。共產黨知道沙皇的外債是用來鎮壓人民用的，所以覺得沒有義務要對沙皇的行為負責。從理論上講，獨裁制度並不是共產主義的主要的或連續的一部份，它是從沙皇的背景，外界世界的猛烈反對，以及列寧死後史達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中自然生長起來的。

托洛茨基是一個不肯妥協的左派，他要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趕快發生革命。他認為只有在其它國家都已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才能夠有足量的基金來使俄國實行工業化。

史達林相信：即使外面是資本主義國家，俄國的共產主義也可以成功。為了達到這一點，他呼籲俄國人民極端自苦，犧牲他們的生活水準，貯積重工業所必需的資金來建設他們的新國家。

許多共產黨不相信史達林的看法，猛烈反對他的集體農場和發展重工業的政策。史達林毫不猶豫地打倒了他們。在那個時候，民主自由才開始在共產黨裏消失。那時，五年計劃才成了最重要的任務。那時，才開始用激烈手段對付那些不肯合作的人。

俄國的新民族主義已代替共產主義作為精神上的原動力。俄國愈來愈注意國內的事情，致力於消滅文盲和增加生產，從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九那個時期中，俄國在工業和農業生產方面的大進步，是史無前例的事情。

在革命初期，農民分得小片的土地，所以工作效率極低。藉着這樣低下的農作效率，俄國無法發展成一個工業國家。史達林挺身而出，從德國、英國、和美國去購買機器工具。一九三二年美國經濟恐慌時，蘇聯對美國某幾項工業品的購買，比其它各國購買的總額還多。美國小麥專家的收割機和曳引機，是蘇聯集體農場效率的基礎。

俄國強硬的由來

一九四七年秋，在德軍侵入俄國以後，我記得美國曾派了一個軍人和商人的使節團到俄國去觀察局勢。他們回來以後，斯退丁紐可在華盛頓演說要招待他們。我以副總統的資格應邀去聽取他們的報告。那次宴會真令人吃驚。二十年來，這些人會固執地批評俄國是一個無能的國家，批評俄國人沒有「工具意識」，但這時他們突然改變態度，盛讚俄國的工廠管理了！這些人後來大多又改變了態度，但訪問俄國工廠最多的納爾遜却始終沒有改變態度。

俄國三十年代的迅速工業化，曾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沙皇的秘密警察手段變本加厲。反對派被解決。恐怖主義成了常事，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期，當老共產黨和德國人

開始同時用陰謀在俄國內部搗亂的時候。

很少美國人明白俄國人曾在過去一世紀內利用過多少德國人。德國人一向把俄國當作他們的好機會。幾萬德國人會特別研究俄國史上的每一個搗亂因素，不論那種因素是伏爾加流域的德國人，或是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或高加索人。在一個有一百八十八個不同的民族和語言的國家裏，要尋找一批不滿現況的份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希特勒就指令納粹利用每一個可能造成糾紛的因素，想藉此來瓦解俄國。

史達林肅清了這些不滿現狀的共產黨和德國人所企圖造成的混亂，結果是，當危急的時機到來的時候，俄國不會被任何奎士林或賴伐爾所出賣。我並不為史達林的手段辯護。我只是說，假如他不用那種手段，希特勒或許已在今天統治世界了。

當我在一九三三年參加羅斯福政府的時候，我發現國務院有一種不公開的政策，對意大利保持非常友好的態度。國務院的這種態度一直繼續到一九四〇年。事實上，國務院裏的一部份人始終極能容忍獨裁者，只要他們是右派的獨裁者而不是左派的獨裁者。

英、美、法三國外交部真的保守派，對俄國的恐懼超過了他們對墨索利尼、希特勒、昭和同盟的恐懼。除此以外，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墨索利尼竟被允許征服阿比西尼亞？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西班牙共和國在一九三六年的毀滅？

一九三五年參加國際聯盟的俄國看清了這一點，曾不斷地嘗試要在國聯以內以英法蘇三國同盟為基礎來建立集體安全制度。在運就大王張伯倫領導下的英國不肯那樣做。俄國要在一九三八年幫助捷克，但英法兩國却同意出賣它們的盟友。無怪乎俄國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得到一個結論，認為保守派佔優勢下的英法兩國只希望俄國與德國之間發生戰爭，而且希望德國得勝！一九四一年六月時，這些美國人對於俄國和德國這兩個國家終於已打了起來，表示

很歡喜。這些美國人永遠看不出有一個極權的俄國與一個極權的德國之間有任何不同之處。歷史將予這些人以適當的判斷。

從俄國安全的立場來看，誰都不能說史達林與希特勒締結互不侵略協定或進攻芬蘭是一個錯誤。假如他不在那時獲得卡累利亞地峽，則德國幾乎一定可以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越過二十哩的短距離攻陷列寧格勒。假如我們也會有俄國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從保守派的英法兩國所得的經驗，我們或許也會採取那樣的作法。

回顧起來，我們可以說，史達林不曾正確地估計到三十年代末葉邱吉爾和艾登的態度以及英國工黨的進步力量，是一個錯誤。鑒於邱吉爾在一九一九年的所作所為，史達林對於邱吉爾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所發表的聲明，必然是一個極大的驚奇。因為在希特勒進攻俄國後的小時之內，邱吉爾便宣稱英國必須與俄國攜手打這場戰爭。許多英國和美國的軍事專家不想與俄國攜手，曾反對邱吉爾和羅斯福以武器接濟俄國的政策。

當然，當第二戰場問題起來的時候，邱吉爾立刻以如何在戰後阻止俄國作為他最大的關切了。他開始回復到二十六年前的技術，在二次大戰還在進行的時候，就開始準備第三次大戰。俄國人同時也在計劃他們未來的局勢。在一九四四年的時候，雙方都開始在爭奪戰後的優勢。

美國軍事當局反對邱吉爾的進攻巴爾幹計劃，但在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便佔領了加強我們此後對俄討價還價地位的陣地。換一句話說，在一九四四年初，英美軍事當局使開始存心與蘇聯把世界分裂為二，外交家此後的工作，只是繼續軍方所開始的任務而已。

邱吉爾軍力以很大速率進入希臘，以最迅速和最殘暴的手段解決了希臘地下軍隊和對希臘人民實行恐怖主義。一年以後，邱吉爾在塞爾維亞發表了他的「鐵幕」演說。他對於這個題目是專家，因為產生鐵幕的條件，多半是他製造出來的：第一，由於他在一九一九年的行為；第二

，由於他急於想在巴爾幹諸國開闢第二戰場；第三，由於他在希臘的行爲。

俄國人現在當然是強硬而多疑的。他們將繼續如此，直到他們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邱吉爾——保守派的威脅已是一件過去的事情。

兩黨共同經理的美國外交政策使俄國有種種理由相信美國是充分信任邱吉爾政策的。

第一，邱吉爾發表富爾頓演說時，杜魯門就坐在他的講台上。

第二，杜魯門造出了他的杜魯門主義，使人一望而知美國願意供給軍火給俄國反動的陣營。

第三，美國有龐大的軍事經費，普通軍訓的建議，武裝南美各國的建議（顯然是爲了反蘇）。

第四，美國建議恢復西德的工業力量，貸款給西歐，貸款的基礎不是爲了人類的需要，而是爲了建立兩個世界和加強美國的世界霸王地位。

第五，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英美兩國的軍人和外交家和商人，最喜歡能講英語的外國人，而那些外國人中不少是以前的法西斯合作者——貴族、獨佔資本家，和他們人民的剝削者。同時，英美代表對於那些真正參加抵抗運動的人却抱猜疑的態度，認爲他們或許是共產黨，最好把他們送進集中營。

第六，由於美國對南斯拉夫的態度。

第七，由於英美在伊朗、伊拉克、沙地、阿刺伯和近東各國所實行的石油政策。在這方面，英美兩國合作的對象，是世界上最腐敗和貪污的政府。俄國認爲英美在近東的石油開發，是對它安全的一個嚴重威脅。假如俄國在墨西哥開發石油，在古巴訓練軍隊，美國也會有同樣感覺。

第八，是英美決定要控制世界各地海空軍戰略基地。俄國不能不把這種堅持認爲是對它安全的一種威脅。鑒於俄國曾許多次受到通過達達尼爾海峽來的威脅，我可以看出它爲什麼要在達達尼爾海峽設防。

但雙方的這種態度雖然各有道理，却並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俄國假如控制了達達尼爾海峽，就會把土耳其、士、巴拿馬、大琉島、格陵蘭和其它一切有高度戰略重要性的海空軍基地都加以國際化。美蘇諒解一旦達到以後，同樣地，在大琉島和格陵蘭維持着美國空軍大基地，聯合國機構內便可以達到一個國際化的公式。

從莫斯科看世界

Alexander Werh
許念慈譯

莫斯科像是池塘的中心，石子投到這兒，但濺起却比其它各地更少感受到國際微波的濺漾，至少普通人民的感覺是如此。譬如說，從柏林來的人對於莫斯科這種十分平靜的氣氛感到非常驚訝。這兒關於戰爭的談論，大概比世界其它各地都少。一般俄國人雖然在報章的時候是首先翻到國際新聞版（我在無數場合注意到這一點事實），但他們認爲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歐洲將分爲馬歇爾國家和非馬歇爾國家兩個陣營，出現一種均勢狀態，而他們的這種假定大概是對的。國際氣氛無疑地已有了一些改變，西方遠願地接受了捷克的政變，東方也遠願地接受了意大利的選舉結果。

今年五月節的時候，消息報上的一篇紀念文章說，現在是蘇聯和民主國家的春天，在那個春天以後，接着來的，便是共產主義光榮的夏天，那篇文章又說，將來有一天，全人類都將知道春天的快樂，而那一天是並不遠的。

但日前，這種春天的到來，却因資本主義在西歐的繼續，馬歇爾計劃，右翼社會黨領袖之背叛社會主義等原因而延遲了。西歐的這種發展竟將繼續多久，很難加以判斷，據那篇紀念文章的看法，大概得等到馬歇爾計劃證明是一個失敗的時候，這期間，蘇聯將繼續用事實來證明如何東方的一切都正確而西方的一切都錯誤。

俄國人認爲戰爭不見得會發生。他們着重地說，西方強國所怕的，不是紅軍侵入西歐，而是「西歐軍政治意識的增長」。至於西方的民主，俄國的答覆是（一）發表蘇尼黑文件，藉此證明英國與納粹德國勾搭；（二）揭起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美國準備把弗明哥西班牙列入「民主西方」的陣容裏以及希臘的大殺共產嫌疑犯等；（三）指明西方的新聞自由只是一種幻想，因爲報紙只在一小羣資本家手裏，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

關於西方文化，俄國人認爲已在日趨腐化。一個名叫凱塞琳·希維拉伐的女人，在訪問了倫敦以後，在莫斯科布爾雪維克報上寫了一篇長文章，歷數好萊塢黃色影片的片名，藉此證明西方文化的貧瘠。她說，假如莎士比亞今天復活，也將有才窮之嘆云。

可是，以力量而論，這個「日趨腐爛的西方世界」卻依舊還代表着一些東西，因爲它有美國的工業力量爲後盾。俄國人對於美國經濟恐慌正到臨的時候，似乎也沒有明確的推斷。莫斯科的英美外交家，在打開報紙的時候，習慣地要看看報紙上有没有史達林聲明「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可能作友好的競爭」那種消息。因爲那種聲明等於說東西之間將僅作一種「繁榮競賽」，不會有較大的政治糾紛，雖然截至目前爲止，蘇聯官方並未正式建議與西方建立這樣的一種均勢範圍。

在思想鬥爭裏，俄國人相信他們必然是最後的勝利者。凱塞琳·希維拉伐在她的倫敦印象記裏述及她在街上遇到一個穿着一件油膩的短褂的英國工人，據說那個英國工人在知道她是俄國人以後，問了她許多關於俄國、史坦哈諾夫運動、莫斯科、和史達林的問題。他還對她說：「同志，我是一個非官方的工人，但雖然如此，我很高興把英國人民最親熱的敬意贈送給你們的人民。並且代我向史達林致敬」。凱塞琳女士認爲這個英國工人是「穿透資本主義黑夜的第一縷陽光」。



對蘇戰爭的代價

Hanson W. Baldwin
徐明佑譯

——本文作者鮑爾溫是紐約時報的軍事記者，被公認為保守派最傑出的軍事評論家，他的看法在美國有很大的影響力。——

二十世紀的美國是生活在一個「困難的時代」裏，一個政治、經濟、道德都不穩定的時代，一個衝突的時代。危機接連着危機——四月的意大利選舉，五月的巴勒斯坦，以及此後幾個月內可能發生的伊朗危機、斯干的那維亞危機、奧地利危機、或遠東危機。

這些基本的敵對信念，再加上過去一年來蘇聯態度的日趨強硬，所以到捷克政變和柏林事件等高潮的時候，愈來愈多的美國人相信對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愈來愈多的人已在力促在蘇聯發明原子彈以前發動一次對蘇的防阻性戰爭。他們的理由是：我們應該在蘇聯攻擊和毀滅我們以前，先去攻擊它，毀滅它傷害我們的力量。

哲學的看法，似乎都無法作友好的調和。

這些基本的敵對信念，再加上過去一年來蘇聯態度的日趨強硬，所以到捷克政變和柏林事件等高潮的時候，愈來愈多的美國人相信對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愈來愈多的人已在力促在蘇聯發明原子彈以前發動一次對蘇的防阻性戰爭。他們的理由是：我們應該在蘇聯攻擊和毀滅我們以前，先去攻擊它，毀滅它傷害我們的力量。

現在的局面已擺得很明白：軟弱會召來絕望，遲就便是災難。美國假如要忠於它目前的義務和過去的歷史，必須使自己強大。在這個越洋飛機和原子彈的時代，我們不能縮回到自己的大陸裏，以孤立主義為逃避所。假如我們要繼續做一個大國，假如我們想獲得合理的安全，我們必須承認世界的某些區域——尤其是高度工業化、人口稠密、文化及傳統都與我們類似的西歐——是與我們休戚相關的。這一點必須使俄國明白。為了阻止這種區域被俄國控制，我們必須準備不惜一戰。

但一個以經濟援助、政治保證、和心理措置作後盾的明白表示的防禦政策，是與所謂戰爭不可避免論和防阻性戰爭大不相同的。那些談論防阻性戰爭的人沒有看清事實，沒有把問題作澈底的思考。他們不曾計算在最近的將來發生一次大戰將付出多大的代價；他們不曾研究這樣的一次戰爭所可能發生的演變與後果；他們以為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迅速的勝利，並且以為戰爭結束以後這就以太平一千年。

戰爭怎樣發展

一次防阻性戰爭將造成怎樣的結果？讓我們且假定：這樣的一次戰爭將在一九五二或至少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在蘇聯還不曾製造出原子彈、一切條件最有利於美國的狀況下發生。讓我們且假定：我們遵從了那些主張發動防阻性戰爭者的說法，在蘇聯還不能採取同樣的報復行為以前用原子彈去奇襲蘇聯。這樣的一次戰爭將會循怎樣的途徑發展？

即使在空軍時代，地理和距離還有它們的意義。以我們現有的轟炸機而論，除非我們採用「神風」戰術或自殺性的單程轟炸，則許多俄國最主要的工業目標都還在航程之外。假如採用自殺性的單程轟炸，則莫斯科和蘇聯西部目標是可以達到的，而不論蘇聯怎樣警戒，無疑地必有幾顆原子彈將投在目標上。但那種代價是太高了，那場賭博幾乎是一場絕望的賭博。

因為，假如採用自殺性轟炸，則參與轟炸的全部轟炸機和大部份人員，一定就得損失。不錯，假如有基地可以利用，我們也可以施行「穿梭性」轟炸，但「穿梭性」轟炸的人命犧牲雖較少，金錢的化費却更多。俄國人在夜間戰鬥機和雷達方向雖然較弱，但他們有極大量的白天戰鬥機，其中有許多是噴火式的戰鬥機。這些戰鬥機甚至在西伯利亞的荒原上也有它們的根據地。我們在阿拉斯加境外演習的飛機，便會遭過俄國的噴火戰鬥機。所以，轟炸機在白天的損失將很大，原子彈的浪費也將不少；有些轟炸機將永遠不能飛到它們的目標上空。俄國的領土是這樣廣大，有些目標單靠夜間飛行是無法達到的。而且，夜

間轟炸或白天高空盲目轟炸或許僅僅只能炸爛俄國的草原，因為我們沒有正確的俄國地圖。烏拉爾山脈以東的區域簡直一無所知。假如我們希望我們的雷達轟炸獲得任何正確的效果，則首先就須作廣泛的攝影偵察飛行。

上述種種，都增加了對蘇戰爭時奇襲獲勝的困難。對蘇聯發動奇襲是一場可怕的賭博，它的結果如何，誰都不敢確定。而且，還有一個理由使我們不能作那樣的賭博。我們只有少數——極少的——原子彈。我們手頭的原子彈是這樣的有限，以致我們的原子彈攻擊在一兩次轟炸以後便將用完。

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不容許我們作這樣的賭博。原子彈不能阻止紅軍。我們空襲蘇聯的城市或工廠以後，蘇聯方面的答覆顯然是把軍隊開入西歐。我們所有的軍事領袖都承認：在今天，或是在可能預見的將來，我們不能阻止這樣的一個行動；在西歐本身的經濟不會復原，軍力不曾建設起來以前，要阻止蘇聯的地面部隊，實在沒有多大的希望。所以，假如我們去轟炸蘇聯，則正巧會帶來我們所阻止的事情——俄國征服西歐。

那時，我們就無法作原子彈閃擊戰而得捲入一次長期的消耗戰了。因為到那時，我們的主要目標就將變為消滅西歐蘇聯陸軍。這句話說來容易，但做起来却沒有這樣容易。我們多半不會用原子彈去轟炸巴黎和海牙。我們可以轟炸俄國的工業和供應線，但這種轟炸假如要有功效，就必需作繼續不斷的雙程轟炸，而不是間歇性的單程自殺轟炸。

要能夠作雙程轟炸，就必需有足夠接近蘇聯目標的基地——美國、北非、中東、冰島、格林蘭、阿拉斯加、日本。而這些基地又必需有大量的地面部隊來保護，和大量的海軍部隊擔任供應。譬如說，單單建築一條可以供B——三六轟炸機降落的跑道，便需要滿滿二十艘運輸艦的水泥才夠用。

轟炸蘇聯的供應線和工業——甚至用原子彈（因為產量有限，只能作間歇性的轟炸）——也不一定能夠得到迅速而輕易的勝利。俄國人是依賴鄉村為活的；B、H、哈德在他的新書「德國將領的談話」中，曾引用曼都非爾將軍的話說：

「俄國人的背上背着一隻口袋，裏面裝滿了乾的麵包屑和行軍途中採集來的生菓蔬。馬吃屋頂上的稻草。要阻止他們，不能用割斷交通線那種對普通軍隊的方法，因為你很難找到任何運輸隊可以讓你攻擊。」

在西歐共產主義同情者的協助之下，紅軍還可以利用法國、德國等等佔領區的工廠供他們利用。

所以單靠轟炸不能期待得到迅速或輕易的勝利。過早我們必須登陸歐洲作戰。所以，一次防阻性的戰爭，最多也不過只是一場極大的賭博；它決不能帶來迅速和輕易的勝利，却只會帶來一次血腥的、長期的、人力財力的消耗戰。假如我們不陷拿波利和希特勒的覆轍，不作深入俄國的打算，我們還早會得到勝利。但却得付出多大代價呀！

勝利何價？

在這樣的一種鬥爭中，勝利是空洞的，或幾乎是空洞的。且想一想美國的經濟代價。今天，大半是由於戰時公債的存在，一般美國納稅人所付的稅額，已比一九二一年的稅額增加了六倍。我們的公債幾乎已達到二千六百億（美元）的天文數字。但過去那次戰爭的代價如與第三次大戰的代價相較，就簡直不算一回事了。假如不久的將來再發生一次大戰，則加上二次大戰的代價，美國的經濟安全將達到空前危險的程度，或許將沒有方法可以挽救。

但政治代價也將像經濟代價一樣的大。我們將陷於一種兩面作戰的狀態——一面與國外的蘇聯軍隊作戰，一面與國內的共產主義潛勢力作戰。鎮壓性的法案將不斷地增加，我們的公民自由將不斷地受到限制，聯邦政府的中央化和極權化也將大為加強。

死傷數目將極龐大，除了作戰人員的死傷以外，我們也不能希望逃避蘇聯對我國城市的攻擊，即使他們所用的僅是舊式炸彈。

但最大的損失將在歐洲；我們現在想在西歐保存的那些東西，或將一去不復返了。不久的將來假如再發生一次大戰，將造成極端主義的勝利——右翼的極端或左翼的極端；中間路線，也就是美國式的路線，勢將趨於消滅。因為歐洲在經濟上、政治上、和道義上都已發生嚴重的病態，一場武裝衝突將予它一個致命的打擊。在目前的疾病未治癒以前就發生一次戰爭，西方文明的理想和社會永遠被毀滅。所以，防阻性戰爭將擊敗我們自己的目標。我們可以擊敗蘇聯，但你不能用劍來擊敗思想。

假如「勝利」完成，我們所得到的將是什麼？不會有勇敢的新世界，不會有千年的和平，人與人之間不會再有善意。假如我們覺得今日戰後世界的重建工作已極艱鉅，則在一次次對蘇戰爭以後又將如何？我們如何處置蘇聯？即使僅以戰略觀點而論，縱橫和佔領困難也將如何的龐大？

所以，防阻性戰爭真找不到輕易的勝利和完美的和平，它多半只會導致流血和受苦，或許還會召來大難。它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相反，即使它的結果是一個最後的「勝利」，重建工作的困難也將比目前不知加大多少倍。實際上，我們可能喪失我們所想保衛的東西——我們的生活方式。

可能但並非不可避免

上述種種對防阻性戰爭的反對，還僅僅只是就事論事，此外還有兩個最重要的反對理由。第一個是道義上的理由：我們是一個信仰基督教的民

族，只論目的不論手段那種哲學，是與基督教主義互不相容的。我們如何能硬起心腸用原子彈去殺戮成千成萬的俄國婦女和兒童？假如我們那樣做，我們如何再能為我們的政治哲學找到道義的支持？

另一個反對的理由是歷史的：那些主張防阻性戰爭的人並沒有估計到歷史的不可捉摸性；他們假定說，對蘇戰爭將來有一天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不可避免，不如現在在最有利的狀況下讓它來吧。這種想法是危險的，因為當一個民族的頭腦裏已承認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時候，那末，戰爭就真是不可避免的了。讓我們承認，假如世界的均勢狀態不恢復，假如西歐的經濟重建不成功，則對蘇戰爭將來有一天或許是可能發生的；但我們且不要忘記歷史的不可捉摸性。假如人類肯讓時間去自由地做它的工作，那種歷史的不可捉摸性在此後的年月將帶來很大的希望。譬如說，誰知道蘇聯內部此後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誰知道東方或西方不會興起其它的強國，使目前的兩極化世界恢復均勢或沖淡它的緊張呢？誰敢斷定我們自己的想法不會改變呢？誰敢說技術性的發展不會改變我們目前的軍事觀念呢？

讓我們不要忘記歷史的不可捉摸性和它可能帶來的希望。讓我們不要放棄支持我們的政治哲學的道義信念。

讓我們擺脫防阻性戰爭那種念頭；它是一種醜惡的觀念。我們要堂堂正正地面對危險，但却不要接受失敗主義；對蘇戰爭雖然可能的，但却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它將來有一天總須到來，我們也決不能早在今天就來癡癡它，因為今天的世界已被過去那場戰爭弄得軟弱萬分了。假如美國在今天能打败蘇聯，則美國明天也能打败它；那不是一件容易達到的任務，但蘇聯想在這一代時間內追上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領導地位，却很少那能可能。假如戰爭必須到來，則二十年後比今天到來要好得多。但我們必須不要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必須維持我們的軍事力量。我們必須做現實主義者——明白我們所生活的環境。

個世界的危險，小心警惕，但却不要做驚惶主義者。要堅
定而強大，但不要挑釁；要堅決而確實，但需要忍耐。我
們面對着一個「困難的時代」。但我們不應該邀請戰爭來
結束我們的生活方式。

(譯自七月號 Harper's)

據華盛頓官方的宣佈，自戰爭結束以來，美國的對
華援助，以美金帳面計算，是十四億美元，其中七億二
千八百萬元是軍事援助。但假如把贈與物品和廉讓折扣
計算在內，當在三億至四億美元之間。最近幾個月
內，美國對中國又給了下列的援助：——

馬里安納羣島上的大量剩餘軍火，以百分之二的價
錢賣了給中國，一塊錢的東西，只賣一分錢。太平洋上
全部美國空軍的剩餘設備，也只以一個象徵式的價錢賣
了給中國政府。中國還購得一百五十架C——四六式的
運輸機，這種運輸機的製造成本是平均每架廿七萬六千
美金，賣給中國的價錢是每架五千美金，還不到一個零
頭數字。

價值七千萬美金的一百艘美國海軍艦隻，已一文不
取地轉交給中國海軍。中國政府還獲得了一千三百萬發
步槍子彈和一批軍火倉庫。在以前，美國交給中國政
府的剩餘物資，包括在中國的美軍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
，以及十七個太平洋島上的可搬動資產，估計價值八億
二千萬美金。

美國輿論看援華

除此以外，自戰爭結束以來，美國已訓練和裝備了
三十九個中國師。這一年多以來，包括一千個左右美國
官兵的美國陸軍顧問團，正在嘗試幫助中國政府改組並
訓練它的陸軍，以便增加中國陸軍的効率。

柏林危機問答



問：柏林問題是怎樣起來的？

答：這次蘇聯封鎖西德英美法三佔領區通往柏林的水陸交通，其直接的原因，
是爲了西德發行新德意志馬克調換舊馬克，未曾與蘇軍佔領區採取同一步驟
，使蘇軍佔領區的物價狂漲，所以蘇聯以封鎖交通作為抵制手段。但僅僅是
義。

問：蘇聯這次在柏林問題上所表現的態度異常強硬，而雙
方似乎都不惜一戰的樣子，是不是就會爆發戰爭呢？
答：這個問題誰也不敢作肯定的答覆。不過據一般的看法
認爲蘇聯料定僅僅以封鎖水陸交通作為抵制手段，決不
致就會引起真正的戰爭。這從蘇聯並沒有在德國作戰等
措置一點，可以證明。它知道英國和法國不願打也無力
打，美國雖有敢打的姿態，但還沒有可打的準備。所以
認爲柏林之爭，雖然緊張，但却決不會引起真正的美蘇
戰爭；這種說法並不是投機的；世界上有許多次戰爭固
然是從小衝突上擴大的，但在那些小衝突的後面，必然

柏林之爭的導火線，根本原因則是因爲自波茨坦會議以
來，東德與西德之間，早已形成背道而馳的趨勢。英美
法三佔領區既已決定組織西德政府，蘇聯覺得它再悶聲
不響，簡直就成了冤大頭。
問：四強共管柏林，是波茨坦會議的決定，蘇聯現在要逼
迫英美法退出柏林，當然已違背了波茨坦協定，蘇聯所
持的是什麼理由呢？
答：蘇聯的辯護理由是：波茨坦協定規定四強共管德國首
都柏林，是爲了四強共管整個德國。現在英美法三佔領
區既單獨成立西德政府，共管整個德國的原則已被破
壞，則作爲共管象徵的柏林共管，便也就失掉了它的意

已潛伏着非打不可的基本原因。柏林之爭的後面似乎還
沒有非打不可的基本原因，這是因爲，假如英美法退出
柏林，最多只是喪失了一些威望，並不妨礙它們建設西
德以及組織西歐集團的大目標。在蘇聯方面，假如讓英
美法仍留在柏林，雖然在建設的時候似乎多了一個贅瘤
，但對整個東歐集團的建立，也還沒有決定性的妨礙。
雙方的讓步都不是致命傷，所以是不致於導致第三次大
戰的。

問：美蘇共管的地方不僅德國，還有奧地利、朝鮮、和日
本；爲什麼單單在對德管制上時常鬧起極大的風波？
答：那是因爲德國在工業、人口、民族性、和戰略地位上
都太重要了，所以東西兩集團誰都不肯讓它整個落到對
方的手裏去。德國有西歐重工業最集中的魯爾區，假如
加以重建，德國不久便可以超越英美法，成爲僅次於美蘇
的世界第三大工業國。它處於歐洲的心臟地帶，控制德
國也就等於控制了歐洲，其戰略地位的重要，在美蘇對
立狀況中佔第一位。它有七千萬受了多少年納粹軍國主義

教育的人民，其中大多數仍然未嘗受到再教育。例如法國現在便雇用着以當兵為職業的德國人在越南攻打越盟政府下的安南人。在西貢街上，德國兵依舊還在那兒哼着納粹歌曲為西方文明服務。德國的戰略地位既然這樣重要，工業潛勢力既是這樣的強大，而且又有這樣多好的戰的人民，美蘇兩國當然誰也不肯放棄它，深恐一旦撒手，它便會被對方利用來攻打自己。

問：蘇聯要求討論整個德國問題的四強會議，假如這樣的一次會議果真舉行，德國問題是否有解決的希望？德國統一是否可能實現？

答：假如四強會議舉行，雙方作些枝節的讓步，那種可能性是有的。但要使東德和西德合併為一個單位，由四強共同管制整個德國，還看不出有這種可能性。一個統一的德國，蘇聯是願意讓它出現的，因為蘇聯在東區所扶持的社會統一黨有一百八十萬黨員，西德又有三十五萬共產黨員，英美法在西德所扶持的政黨都非他們的敵手，在和平競爭中，西方強國頗有喪失整個德國的危險。

而且，蘇聯對統一管制德國的另一個條件是要求共管魯爾區，這是美國絕難接受的。因為魯爾區是馬歇計劃的靈魂，西歐的經濟重建，端賴魯爾區的工業重建，接受蘇聯共管魯爾區，無疑宣佈西歐集團的解體。蘇聯方面一向宣稱德國不能分裂，現在既然無法實現一個統一的德國，當亦不致於正式接受東德西德硬性的劃分在以免將來真破壞德國統一的道義上的責任。在英美不放棄單獨經營西德的狀況之下，它情願接受僵局。即使東德政府出現，也僅是它應付英美法建立西德政府的一種手段。

問：這樣說來，難道德國的分裂狀態永無解決的一天了嗎？德國之爭不是孤立的，它是美蘇對立中的一環。德國問題的解決，有待於整個美蘇對立的解決。假如美蘇間的猜疑消除，確定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存的原則，那末，在德國人民再教育以後，它的工業潛在力量和龐大的人口都可以為和平繁榮而服務，德國的統一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在美蘇對立未消除以前，非但德國問題

不能有根本的解決。其它有關美蘇利害衝突的問題也將無法解決。類似柏林事件的緊張狀態，大概還得發生，但這並不是說美蘇之間的戰爭已不可避免。

問：既然打又不會，談又不成，那嗎以後的局面會是什麼樣子呢？

答：反蘇是美國的既定國策，除非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有極大的改變（但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反蘇政策是不會改變的。一般認為，美國將在歐洲積極組織西歐，在東方很可能與日本單獨構和進而組織中日韓布洛克，把蘇聯緊緊地圈起來，並企圖求得備戰的繁榮來調和它的經濟體系。在這種目的未被證明絕望以前，美國還有很多要作的事情，而美國認為，在它的建設完成時，蘇聯也就完了，所以說它還不要打。至於蘇聯，它似乎認定這種政策一定要失敗，因為它認為它們是與各國人民對立的，將來不是紅軍打到美國，而是各國人民要打到美國。因此它沒有要戰爭的理由。所以今後國際局勢，將繼續在「不戰不和，不和不戰」的情形下拖——拖。

（轉譯自 Nation, Masses & Mainstream）



巴 勒 斯 坦 A B C

——向讀者提供一些冷酷的事實——

問：巴勒斯坦的面積有多大？人口有多少？

答：面積約為一萬平方哩，人口約二百六十萬。

總統治着它的全部或一部份。

問：巴勒斯坦住着一些什麼人？

答：約有一百七十萬回教阿拉伯人，七十萬猶太人，和十四萬西方世界的僑民。

問：誰先到巴勒斯坦，是猶太人還是阿拉伯人？

答：據希伯來人的傳說，猶太人在距今三千七百年前到巴勒斯坦。他們的王國約在紀元前六百年的時候滅亡。自那時以來，巴勒斯坦便淪為其它帝國的一部份。阿拉伯人在紀元後六三五年的時候征服那個國家，九百年來始

問：阿拉伯人為什麼反對猶太移民？

答：阿拉伯人覺得猶太人正在侵佔他們的土地。他們恐懼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國以後，將來會擴張到鄰近的阿拉伯國家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在三十年內增加了一倍，主要的是由於生育率高，但猶太人口由於移民的結果，在三十年內增加了十二倍。

問：巴勒斯坦是一個富庶的國家嗎？

答：不。巴勒斯坦百分之八十的面積是沙漠和山地。柑橘類水果產得很多，但水源缺乏。巴勒斯坦或許有石油，但現在却毫無出產。

問：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可是一向爭吵的嗎？

答：並不。在英國人到巴勒斯坦以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是和平地相處着的。阿猶之間的民族仇恨，主要的是英國人煽動出來的。英國人一時拉攏阿拉伯人，一時拉攏猶太人，使他們把互相對英國人的仇恨轉變為阿猶間的

仇恨，以便阿刺伯人和猶太人都乖順地聽他的話。

問：英國人是怎樣進入巴勒斯坦的？

答：英國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得巴勒斯坦。自那時以來，英國便以委任統治者的資格統治着那個國家。英國人在統治之初便許諾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藉此要挾阿刺伯人。

問：英國現在還在統治巴勒斯坦嗎？

答：不。英國已在五月十五日放棄對那個國家的責任。英國軍隊將在八月一日退出巴勒斯坦。

問：英國人為什麼要退出？

答：那個國家的警政費用太大，英國國內的工業需要人力。英國覺得保留巴勒斯坦已成了得不償失的買賣。

問：現在誰在負責那個國家？

答：聯合國。

問：聯合國現在在管理那個國家嗎？

答：不。巴勒斯坦已被猶太人和阿刺伯人的武裝力量瓜分

問：美國如何捲入巴勒斯坦問題的呢？

答：美國對巴勒斯坦發生興趣，有多方面的理由。第一，自羅斯福總統任內起，美國便希望巴勒斯坦做歐洲猶太難民的故園。第二，美國的軍事領袖在估計可能的對蘇戰爭時，認為巴勒斯坦是保衛中東的要地。第三，美國的石油巨頭因為他們的油管要巴勒斯坦出海，所以也急於在那兒獲得和平的解決。

問：「分治計劃」究竟是什麼東西？

答：所謂「分治計劃」，就是把巴勒斯坦分為猶太國和阿刺伯國兩個國家。這是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英國表面上贊成這個計劃，暗中反對；美國是贊成這個計劃的，但後來阿刺伯人提出恐嚇，聲稱任何人來執行這個計劃，阿刺伯國家便將與之作戰，美國就改變態度，放棄對分治計劃的支持。

問：什麼是以色列？

答：以色列是猶太人在五月十五日在巴勒斯坦境內創立的

一個猶太國家。它約包含七十萬猶太人和二十萬阿刺伯人。

問：以色列的猶太人一向住在那兒的嗎？

答：在以色列目前所統治的領土中，猶太人一向有的，但現在的猶太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在巴勒斯坦以外降生的。

問：那末這些猶太人是從那兒來的呢？

答：以色列的大多數猶太人是從東歐來的——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在納粹執政以前，德國的猶太人很少移民到巴勒斯坦去，但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兩年中，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有百分之五十是德國猶太人。

問：以色列能容納多少猶太人？

答：以色列政府計劃在此後的四年內容納四十萬移民進去。在那個時間以後，他們希望至少還可以容納六十萬人。其中大多數是東歐來的。

問：以色列現在能自給自足嗎？

答：不。以色列政府計劃在此後的四年內為移民和移民的安頓問題化十二億五千萬美金。目標是給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有歐洲人差不多的生活水準，但這一大筆錢，巴勒斯坦內部只能籌得百分之二十。

問：其餘的錢從那兒來呢？

答：其中的七億五千萬將以美國人捐贈、投資、和美國政府的貸款等方式取得。

問：以色列能保衛它自己嗎？

答：截至目前為止，猶太軍隊終還在分治計劃中劃給阿刺伯人的領土上作戰。聯合國分治計劃中劃給猶太人的領土，除了南部的沙漠以外，幾乎全都在猶太軍隊的掌握中。但以色列無力作長期的戰爭。

問：巴勒斯坦的阿刺伯人可曾組織國家嗎？

答：沒有。阿刺伯人的領導權是掌握在阿刺伯聯盟的手裏

問：阿刺伯聯盟是什麼東西？

答：是七個阿刺伯國家——埃及、外約巴、敘利亞、黎巴

嫩、伊拉克、沙地阿刺伯、和葉門——的一個同盟。

問：外約巴是怎樣一個國家？

答：外約巴是英國在一九二九年劃出約但河以東的地方所創造出來的一個王國。它的面積約比巴勒斯坦大五倍，但大部份是沙漠，人口只有三十四萬，大多數是阿刺伯遊牧民族。

問：外約巴是否一個獨立國家？它為什麼那樣重要？

答：英國在一九四六年承認了它的獨立，但英國現在還沒有承認。它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阿刺伯聯盟七國中軍力最強的人。它有八千英國訓練的軍隊，有三十四個英國軍官統率，每年從英國獲得八百萬美金的補助費。外約巴國王阿布拉亞德可能把巴勒斯坦的領土併入他的版圖內。

問：英國還在幫助其它阿刺伯國家嗎？

答：是的。英國也在出售軍火和以技術援助供給伊拉克和埃及。

問：英國為什麼要幫助阿刺伯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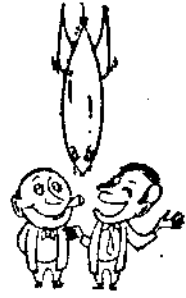
答：英國認為在可能的對蘇戰爭中，阿刺伯人的友誼是保衛中東的必要條件。但最重要的，是因為中東的石油，百分之五十三握在英國人的手裏，這種權利是他對阿刺伯國家的統治者用成追利誘的方法獲得的。美國對中東的石油也以分到百分之四十一。

問：誰在幫助以色列？

答：美國已承認以色列，猶太人的軍火大部份是從美國走私夾藏去的。蘇聯也已承認以色列，並已允許它的衛星國羅馬尼亞供給石油給以色列。

問：巴勒斯坦的阿猶衝突可能獲得怎樣的結果？

答：以色列這個新國家可能在分治計劃指定給猶太人的疆界內存在下去，巴勒斯坦的阿刺伯部份大概將被埃及和外約巴瓜分。巴勒斯坦問題上沒有美蘇的衝突。現在幕後主持的兩個國家是英國和美國。只要英美兩國的利益得達到諒解，巴勒斯坦的戰爭便可結束。



杜威當選後的白宮新陣容

——本刊美國航訊——

黃執中

展望美國今年的十一月大選，除非有奇跡發生，杜魯門兒多吉少，要在白宮再住四年，顯然極少可能。白宮的新主人，照此間一段的看法，都以為將是杜威和華倫這一對搭檔。民主黨盤踞白宮十六年，這次白宮假如易主，則白宮將完全換上一批新臉孔。各部部长不用說將換新人，即使部裏的二流角色，也將全部更動。共和黨經過十六年在野後再執政權，為了酬勞黨中大小頭目，當然要給他們一官半職，新陣容現在雖然難以確定，但從現在已有的線索去推斷，却也可以「雖不中亦不遠」。

如果杜威當選，白宮核心圈裏的那一批顧問們，大多將是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人物，也就是在紐約州政府裏杜威的幹部。這些人之中或許有一兩個將出任部長，但大多數仍將擔任幕後工作，這些人將是杜威政府除了某些部份略有輕重以外，基本上是不會改變的。

在外交政策方面，杜威政府中的國務卿一席，論功行賞，非給杜威不可。他一向是杜威的外交顧問。杜威競選時的外交主張，由他一手包辦。費城提名競爭時，他也是斯德福旅館八〇八號房間杜威總部的大將之一。如果杜威選預備繼續作美國外交政策的幕後人，則一定會由范登堡出任。

杜威和華倫都是華盛頓的生客，假如他們在明年一月二十日入主白宮，則他們在開始進行時的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白宮與國會之間的一個聯系。這種任務多半將落在紐約州參議員歐文·伊維斯的身上。他與杜威的關係一向非常密切，假如杜威當白宮的新主人，伊維斯便將在國會裏充當白宮的發言人。他的地位將與新政初成立時貝爾納斯在國會裏的地位差不多。

上述那些人物，都是跟隨了杜威多年的老幹部，這批在「費城以前」就支持紐約州長的忠實信徒，對許多重要職位可以有優先權。此外，杜威在費城揚名競選時，為了拉取選票，曾開了不少的選票支票出去。當時臨時抱佛腳，要什麼給什麼，明年一月假如他果真當總統，那些支票有一部份雖然非探賄的方式不可，但總有一部份需得兌現。還有，在費城之會上反對杜威的有力人物，也不能把他們盡數打入冷宮。杜威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政客，他的目光現在已放到一九二五年。為了連任打算，他對共和黨中

反對派的領袖，也不能不敷衍一下。將來的杜威政府將包括三種人物：第一是在紐約州長任內追隨他多年的老幹部；第二是在費城大會上譁罵有功的忠臣；第三就輪到共和黨非杜威派的巨頭。

在第二類人物中，第一個得提出來的，就是賈夕凡尼亞州的參議員馬丁。此老在費城大會上首先率眾歸杜。杜威取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功勞簿上，他應名列第一。據說杜威最初答應他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後來為了這樣做法未免太露痕跡，副總統候選人這個位子給了華倫，據說杜威在登台以後將以國防部長一職作為彌補。

共和黨中非杜威派的巨頭塔虎脫和司徒森，本身地位已很高，未便拿開員的地位來委風他們，但他們的重要幹部可能在杜威政府中分得一杯羹。

此外，杜威的目光還注意到一個無黨無派的人物，就是再三不肯當總統候選人的第威德·艾森豪威爾的弟弟爾頓·艾森豪威爾。美國人想念艾森豪威爾簡直想得發了瘋。他愈是不肯當總統候選人，大家便愈是想念他。現在拉不到他本人，拉他的弟弟出來，總算新政府裏有了艾森豪威爾的名字，可以使一般人望梅止渴。爾頓·艾森豪威爾假如入閣，大概將出任衛生及教育部長。

假如杜威在今年十一月的競選中勝利，則明年一月下旬，便可以在白宮看到上述的這些新面孔。

(七月十六日自美國Colorado)

香港市場上出現了「少數」自荷蘭運來的蘇聯黃金，美國財政部和美國黃金投資者據說便發生了「極大的」憂慮。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呢？

原來蘇聯是世界上產黃金最多的國家（蘇聯自稱在一九四〇年便已超過南非聯邦），但蘇聯本身却不用黃金，它的黃金都藏在國家銀行的倉庫裏，總值據說約在三十億到一百七十億美元之間。這大批黃金，在蘇聯國內既然不能充食，寒不能爲衣，而拿到國外，却幾乎可以買到蘇聯所需的一切東西，所以大家的需要（抑或着重政治價值（打擊美元體系）？）

蘇聯的黃金攻勢

早在馬歇爾計劃初初成形的時候，便有人預料蘇聯將用金彈來對付。因爲蘇聯是世界第一產金國，而世界第一聚金國却是美國。假如蘇聯在歐洲市場上大拋黃金，這批拋出的黃金便會源源流向美國的商品市場，使美國物價高漲，貨幣貶值，而拿到馬歇爾計劃貸款的西歐國家，便不能在美國購買到預定數量的東西，因此便無法完成它們預定的經濟計劃。所以美國財政部對蘇聯拋售黃金的恐懼，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們的「極大的憂慮」，實在不是杞人之憂。

蘇聯假如緩緩地繼續拋售它的黃金，那就是着重它的經濟價值，假如在短期內盡拋黃金。那就側重它的政治價值了。荷蘭運到香港的蘇聯黃金，既爲數不多，看來還不像金彈的開始。

從搖籃到坟墓的英國社會保險

——生、老、病、死、都有政府負責，窮人受惠富人挖腰包——

國家照顧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那種社會保險政策已在英國開始了。英國現在所開始實行的每年三十億美元的「從搖籃到坟墓」社會保險計劃，可以使人從呱呱墮地的那個時候起，直到他魂歸天國的時候止，一切費用都由政府負擔。這是全世界破天荒的創舉。

從今年七月五日開始，所有的英國人，不分貧富，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享受到下列的種種權利：

- (一) 免費醫藥：不論一年看多少次醫生，不必化一分錢。施行外科手術也不要錢。藥費全部由政府負擔。近視眼鏡、耳聾補助器、人造假牙、以及一切補助器官充足的儀器，全由政府免費供給，甚至假牙也由政府供給。
- (二) 疾病福利金：因病不能工作者，獨身男子每週可得美金五元二角（係從英鎊折合），已婚且有兒女一人者，每週美金九元九角。疾病福利金普通以一年爲限，期滿而病仍未癒者，可無限期延長。
- (三) 生產福利金：有職業的婦女每次生產可得政府補助美金一〇九元六角，無職業的婦女可多得美金三十元。
- (四) 失業補助金：獨身男子每週美金五元二角，已婚男子可加領三元二角，第一個子女加領一元五角。期間暫定三十週，如到期仍無工作可做，仍可延長。
- (五) 工業傷害福利金：每人每週可得美金十一元，期間爲廿六週。
- (六) 養老金：男子在六十五歲、女子在六十歲以後，每週可得養老金五元二角。凡在退休年齡五年以後者，不論是否仍繼續工作，每週可得七元二角。
- (七) 死亡費：政度奉贈喪葬費用美金八十元，寡婦孤兒可得額外補助費。

這個創舉的社會保險計劃每年約需款三十億美元。英國雖然缺乏美元，這個計劃却仍能維持得了，因爲上圖的數目雖然都寫的是美金，實際上，這僅是爲了讀者容易明瞭而已，英國國內所付的，仍是英鎊，而以英鎊爲單位，英國的預算是有餘額的。

保險基金的半數由政府的一般稅收中支出，其餘的一半則由工作者和雇主分担。普通工人每週須付出保險費美金一元，雇主額外代每個工人加付八毛五分。家婦主婦、兒童、和失業業者，及退休的老年人可以不付保險費，坐享利益。

這個計劃實行以後，英國人的購買力可以增加，因爲以絕大多數人而論，他們所得的福利金，比他們所付的保險費爲大。

英國這種新保險計劃，是減少財富不均的方法之一。這個計劃實行以後，一般人民所得多於所失，但有錢的大老板們却所失多於所得。一家有三百工人的工廠，老板每年須付四千美金的社會保險費，他不能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法把這筆負擔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因爲商品價格是政府管制着的。英國一家分支店遍佈全國的百貨商店有三萬六千雇員，那家百貨商店的老板此後每年要多向政府捐贈三十萬美金。

這個保險計劃目前最大的困難，並不在於經費而在於醫藥人材的缺乏。政府的公家醫生待遇不如自設診所，英國全國三分之一的醫生拒絕爲公家服務，至於一向以敷衍爲生的牙科醫生，應徵的寥寥無幾。全國缺少四萬個護士，醫院病床也缺乏甚多。所以免費醫藥的原則雖已確立，但充分實現却還得等待一個時間。（譯自七月二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貝奈斯回憶錄

陳唐克譯

不久以前辭職的捷克總統貝奈斯，是世界公認的偉大政治家之一。那不但因為他的國家是二次大戰前後世界目光的中心，而且因為他那偉大的人格即使他的政敵也不得不心折。他的誠實是沒有人懷疑的，這篇回憶錄應被接受為二次大戰最可靠的史料之一，全文分六期在本刊載完，這是第一期。

凡爾賽條約簽訂以後，德國開始從一九一八的失敗中恢復過來。那就是說，在一九二一——二二年中，歐洲開始演出一幕極其緊張的戲劇——修改凡爾賽和約之爭。這是歐洲大陸政治史上最慘痛的鬥爭之一，而它的結局是一幕新的大悲劇——二次世界大戰。

凡是密切注意一九二〇年以後德國的演變的人，無不清楚地看出推翻和約的長期鬥爭已經開始，而它的結果，不是戰勝陣營和失敗者之間漸歸和好與合作，便是一次新的大戰。我們捷克人從未懷疑這一點。我們兩次大戰之間的外交政策是與這種觀點完全一致的。我們一方面努力與我們以前的敵國爭取和平與合作，在另一方面，我們致力於建設集體安全的保障和加強國際聯盟。同時，我們準備我們的國防，以防可能的衝突。

可是，我們明白溫和政策或許不會成功。到有一個時候，勝利者必須停止讓步，必須明白無疑地宣佈什麼事情可以允許和什麼事情不可以允許。我們知道，當這個時機到來的時候，假如德國人覺得他們已夠強壯，他們就會用新方法來鬥爭——用恐嚇、暴力、以及戰爭。在德國的納粹獨裁政權與意大利的法西斯獨裁政權勾結成一氣以後，這種發展已不可能再加以懷疑了。

我對於歐洲的事態看得很清楚。我看出兩個陣營不可避免地或是合力爭取和平，或是發生一場可怕的衝突。我們的國家正處於這場衝突的中心，而且是一個新國家，還不會由商業或文化關係與世界打成一片。我要使我們的國家能獲得穩固的地位，有充分的準備，使它不論在外交談判或戰爭中都能安然渡過。

所以我不惜任何代價來維持一九一八年歐洲盟國的團結，與法國和小協約國「羅馬尼亞等中歐國家」保持同盟關係。我相信，要得到和平的解決，只有在危急的時候使德國面對到一羣團結的國家，使它感到無力摧毀那個結合體，使它不能個別解決。這就是我為什麼從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三之間以及在二次大戰期間極力促成西歐與蘇聯取得協議的主要原因。

一九三八年十月，當德國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的時候，我明白歐洲已向軍事衝突之途邁進。那種赤裸裸的

此外，還有蘇聯的問題。蘇聯在這場歐洲鬥爭中居於什麼地位呢？它最後的立場如何呢？我從不同意西方民主國家的政策，認為蘇聯應該長期被排斥在歐洲合作和世界合作之外。在我看來，那場鬥爭的目標與蘇聯的利益是吻合的。

爲了那個理由，我們早在一九二二年初就開始與蘇聯接觸。我們最初的接觸是在日內瓦會議席上。我不願國內右翼人士的反對，設法使那種友好關係一直保持到一九三八年。也爲了那個理由，當蘇聯明白了法西斯獨裁政權的危險，改變它對西歐民主國家和國際聯盟的態度時，我們就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使它成爲西方民主國家和我們自己的友人。蘇、法、捷三國之間的同盟條約在一九三五年簽訂。我願意着重地指出，我們的這種政策並不是受了思想動機的影響。我們的判斷完全是爲了國際和平的目標而決定的。

我個人很熟悉蘇聯的情形。我知道那個政權非常鞏固

，任何可能發生內部革命的傳聞不是天真荒唐之談便是惡意的宣傳，我知道蘇聯的陸軍組織完善，力量強大，而且繼續在生長之中。還有，在一九三五年，我知道兩個五年計劃已本地改變了蘇聯的經濟機構，使它成了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家之一。

我們的那種國際政策，就是與蘇聯合作抵抗德國侵略的政策，需要西歐明白蘇聯是一個經過革命的國家，必須調整對蘇的社會政策。同時，蘇聯方面也必須明白西歐的政治自由觀念，必須調整它對西歐的政治主張和革命原則。至少，兩種制度需要實行互相容忍。在我看來，西歐必須允許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實現一種真正進步和民主的發展，資產階級對勞工階級得作相當大的讓步。在我看來，爲了歐洲和平和世界和平，這些讓步是極其值得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德波公約，是麻煩即將到來的一種嚴重的象徵。這個公約大大地增加了波蘭與法國之間的緊張，創造了我國與波蘭之間以及蘇聯與波蘭之間的新緊張。它使法國退出中歐，促成了「賴伐爾——龐萊——貝當集團」的成立。「一九三四年，貝奈斯博士與波蘭外長格里波斯基談話時，曾表示他相信德波同盟將破壞法國的歐洲安全系統，無法再成立抵抗德國的東歐統一陣線。他說，這個公約將使德國獲得時間，使它可以準備它的擴張計劃，而在德國的擴張計劃中，波蘭將成爲最初的

犧牲者之一。波蘭外長當時不肯相信。」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希特勒重佔萊茵區，予歐洲和平以一個極大的打擊。捷克——或許波蘭也是如此——已充分準備與法國一同進兵德國。我們告訴法國駐布拉格的公使說，假如法國認為希特勒的行為應受這樣的懲罰，我們必定追隨法國。但結果却什麼舉動都沒有。

由於沒有行動，法國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沒有行動表示了法國的軟弱和缺乏遠見。這個致命的錯誤就是法國崩潰和悲劇的直接原因。一九三六年三月，法國出賣了它自己，所以它在一九三八年更輕易地出賣了我們。

奧地利不久便明白德國對西方盟國的這次成功究竟有什麼意義，因為德國納粹在奧地利的破壞工作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已致奧國總理許士尼格不得不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簽訂那臭名昭彰的德奧協定。奧地利的獨立因此受到了決定性的打擊。奧地利的納粹運動從此成了一种合法的運動，終於造成了歐洲的第一個傀儡政府。

希特勒現在以為擄取捷克的時機也已成熟了，他採取了一種一石兩鳥政策。他建議與我們訂立一個像德波公約那樣的協定，隔離我們與西歐的關係，切斷我們與蘇聯的聯絡，使我們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的地位，以便自動墮入他的勢力範圍之內。他將在捷克內部推進他在奧地利所做的那種基層工作。他將使我們宣佈納粹運動在捷克是一種合法的運動；然後，在那種協定的掩護之下，他將籠絡我們境內的日耳曼人，破壞他們對政府的效忠，使他們完全納粹化，然後由他們來執行最有利於德國的政策。

這種計劃的第一個步驟，是拉曼道夫伯爵在一九三六年秋去見我國的駐柏林公使，聲稱希特勒的兩個代表想到布拉格來，以便確定德波之間能否訂立一種協定。那件事情將完全秘密進行，只由兩國首長直接談判。我回答道，我將接見他們，非常高興聽取他們的觀點，而且將立刻答覆他們的問題。

那兩位專使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到達布拉格。

他們就是拉曼道夫伯爵和地緣政治學家浩斯霍弗教授的兒子浩斯霍弗博士。我告訴他們說，我並不反對談判，我也歡迎德國與捷克之間成立一個條約。但是，在不會知道那種條約的詳細內容以前，我不能作具體的答覆。我提醒他們說，假如德國總理贊成，我並不拒絕直接談判，但作為一個立憲政體的總統，我不能脫離外交部長單獨談判，我也必須通知內閣總理。我要求那兩位專使在離開柏林以前去訪問外長克羅夫塔，把這件事通知他，但他們當然可以放心，決不會讓這件事情洩漏出去。第二天，他們去訪問克羅夫塔，然後就回柏林去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他們要求我們駐柏林的公使再為他們準備一次訪問布拉格。十二月十二日，我在布拉格堡接見他們。那次討論很透徹，我這方面尤其非常坦白。訪問繼續了七個鐘頭，使我完全明白了希特勒的要求。

據拉曼道夫和浩斯霍弗的轉達，希特勒建議德國和捷克的宣言發表一個像一九三四年一月廿六日的德波公約那樣的宣言，把兩國之間的關係全部調整。那篇宣言將宣稱德國與捷克之間決不再發生武裝衝突，德國將保證捷克邊界的完整。他們說，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使捷克境內的日耳曼人獲得一種「文化自治」，允許他們自由表達他們日耳曼人的看法。假如這一點可以辦得到，他們就對那些捷克的境內要求領土自治的日耳曼領袖不再加以支持。

我向他們詳細解釋我們的日耳曼民族問題：我們對那個問題的看法，我們解決那個問題的願望，捷克日耳曼人所已有的權利和他們或許還缺乏的權利，以及他們在德國的朋友在什麼地方做了對不起我們的事情。我說得很坦白，毫無含蓄，也不用外交公式。「我們不要戰爭，」我說。「我們知道，假如你們贏得了戰爭，你們就會儘可能地強佔我們的領土，把所謂日耳曼區的捷克人全部肅清。我們明白這一點，而且已準備了應付的方法。」我的坦白似乎使他們吃了一驚。

我告訴希特勒的代表說，他的建議將使我們不得不取

消我們與法國和蘇聯所訂立的條約，並且將使我們退出國際聯盟。而我又說，這些義務却是捷克政府決定要履行的。希特勒的代表帶著諷刺的微笑說，「老實說，與德國簽訂了條件，你也不必採取那樣的步驟。波蘭並沒有那樣做。假如德國一旦與這些國家的任何一個作戰，你們也無須履行那些條約義務。」

他們的解釋不禁使我愕然，尤其是，當他們建議我們可以在簽訂條約以前就存破壞的心理時，竟毫無羞恥的神色。

我聲稱在那種狀況之下，我們是無法達成協議的。於是那兩位談判者就要我向他們提出我自己的建議。我立刻答道，德捷關係的調整，應該以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羅加諾簽訂的德捷仲裁條約為基礎。我說，我將按照這個基礎擬定一個草案送交柏林。那兩個代表接受了我的建議並表示對這次談判很感滿意。但他們此後不會再到布拉格來，我的草案也從來不曾得到答覆。

柏林方面事後聲稱那次談判的中止是因為捷克方面洩漏了秘密。但事實的真相是因為我的條約草案決不可能為第三帝國接受。在我的建議裏，德國法西斯主義將不再有合法地滲入捷克的機會。我的草案着重地指出須尊重我們的民主制度，完全封閉了希特勒發展的機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我從柏林方面接到非官方的消息，大意是，布拉格會議已被認為失敗。我又得到極機密的情報，知道希特勒已在進行其它的談判，假如那些談判成功，對我們的事情將產生一些影響。我們從拉曼道夫不經意的吐露中知道這些「其他的談判者」就是蘇聯反史達林的陰謀者——杜喀契夫斯基元帥，黎科夫，和其他一些人。希特勒充分相信這些活動可以成功，所以對我們的談判並不急於想獲得結果。假如蘇維埃政權果真被他推翻，歐洲局勢的確將全面改觀。但史達林及時行動了。我立刻把我所知道的「馬斯特尼——拉曼道夫——柏林談判通知蘇聯布拉格的公使。」(譯自六月十九日 Nation)



史達林談國與國間的道德標準

Robert F. Sherwood

蔣學模譯

賀浦金斯秘密文件之三

總統選舉日過去以後，羅斯福當前的大問題，就是那個他或威爾基在競選時都未提及的問題：大英帝國的美德已臨崩潰的邊緣了。

英國官員對於羅斯福在競選勝利後不再關心戰爭的局勢似乎極其驚奇。十二月二日，羅斯福離開華盛頓，乘著杜斯卡羅莎號到卡里賓海去巡遊，與他同去的，只有他最接近的幾個幹部。凡是知道羅斯福的假期習慣的人，知道總統的每日大事，不過是釣魚、曬太陽、以及和他的至友談些天南地北的閒話。

然後，在十二月九日，一架海軍飛機降落到杜斯卡羅莎號的旁邊，交來一封邱吉爾的長信。這封信是那時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在「我親愛的總統先生」那個抬頭之下，邱吉爾表示他認為美國人已相信他們的民主政府的前途，是與英國的存亡息息相關的，英國將抵抗德國的攻擊，直到美國的防禦計劃完成。邱吉爾詳細討論船運和生產問題，討論德國潛艇戰爭和轟炸的威脅。他說，即使美國最後以反德戰爭的盟友資格參戰的時候，英國方面也並不期望美國派遣一支龐大的遠征軍。

他著重地指出船運是主要的問題，建議美國在這方面可以給英國一個很大的幫助。他提出一個問題，問美國是否能重申海洋自由原則，讓美國船隻多担負一些國際貿易的任務。他指出美國海軍可以保護這種貿易，而這種保護可以利用愛爾蘭為臨時基地。

邱吉爾認為這種行動不會使希特勒對美國開戰，因為納粹領袖在未嘗擊敗英國以前，顯然正在避免與美國發生麻煩。

邱吉爾長篇大論地指出英國軍隊對美國軍火生產的需

要。但他指出，由於購買軍用品的支出，英國的美匯即將枯竭。他覺得這種金融枯竭對兩國都是不利的。

最後，他表示相信美國會了解英國的情形，以行動來協助擊敗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但他並沒有建議羅斯福應該如何說服國會和人民來達到這一點。

這封信對羅斯福有很大的影響，回到華盛頓的第二天，他就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租借法案的主張，在十二月廿九日的爐邊談話裏，他又宣稱：「我們必須做民主國家的大兵工廠。」那句常被報紙引用的名言，便是賀浦金斯為他想出來的。後來租借法案成立，賀浦金斯便被任命為主持人。

一九四〇年聖誕節左右，當羅斯福在默恩邱吉爾信裏的許多問題的時候，他說，「你知道，假如邱吉爾和我能夠面談一次，許多問題便可以立刻解決。」

「有什麼東西在阻止你呢？」賀浦金斯問道。

「唔，這件事情現在無法安排。這兒沒有他們的大使，那邊也沒有我們的大使。」

賀浦金斯的眼睛裏露出冒險的光芒。「我到那兒去一次如何，總統先生？」

羅斯福不出聲，擱下了那個建議。

但在一月五日早晨，賀浦金斯房間裏的電話鈴聲響了。

「恭喜恭喜，」斯蒂夫·歐萊在電話裏說。

「恭喜什麼？」賀浦金斯說。

「恭喜你到英國去，」歐萊說。「總統已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了。」

當邱吉爾知道賀浦金斯將來訪問他時，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他是什麼人？」在知道了那位奇怪的訪客的真實身份時，他就吩咐把閃擊戰中未受損壞的紅地毯打開來，準備迎接貴賓。

在他這第一次訪問邱吉爾的時候，賀浦金斯建議邱吉爾與羅斯福在四月間聚頭一次。但德國的侵入南斯拉夫和希臘產生了一連串新的危機，使那次聚會不得不延期。可是通過賀浦金斯和租借法案，邱吉爾和羅斯福之間以及英國與美國之間的合作愈來愈密切了。

希特勒閃擊蘇聯

在六月十六開始的那一週中，賀浦金斯開了許多次會，但在星期六那一天，他擺脫事務去看賽馬，讓自己鬆動一天。那天晚上，六月廿一日晚上，他在無線電裏聽到一個短波廣播消息，說是希特勒已進攻蘇聯。賀浦金斯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個念頭是：總統支持英國的政策生效了！希特勒已向左轉了。但賀浦金斯的輕鬆感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瞬間，因為他現在又立刻面對援助蘇聯的大問題了。

七月十一日星期五傍晚，賀浦金斯在書齋裏與羅斯福長談。那次長談的結果是賀浦金斯再度飛赴英國。

當賀浦金斯看到邱吉爾的時候，蘇聯的戰爭已進入第四週了。它已經超過了英國當局所定的最低限度，顯然也將超過蘇聯方面所定的最低限度。

在大西洋會議開幕以前，賀浦金斯覺得如不知道蘇聯前線的情形，則那次會議等於是在真空中舉行的。因為當

時關於戰爭各方面的考慮，包括美國的生產和租借在內，都看俄國能支持多久而定。賀浦金斯決定他應該趕快到莫斯科去旅行一次，親自從史達林那兒獲得那個問題的答

案。他問邱吉爾，是否可能在一星期內到莫斯科去打一個來回。邱吉爾對他說，皇家空軍海岸司令部最近開闢了一條新的航空路線，可以從蘇格蘭的茵佛高登繞過挪威的北海峽到阿甘琪爾；這條極其困難的航路已經試飛過幾次。邱吉爾對於賀浦金斯作這樣危險的旅行並不熱心。

但賀浦金斯聽了很興奮。在七月廿五日星期五晚上，他和威納納拍了這樣一個電報給羅斯福：

「總統親覽：我想到莫斯科去，我不知道你覺得此行是否重要或有用。空運情形良好，可在二十四小時內到達。我覺得應盡一切可能使俄國人維持一條永久的前線，即使他們在眼前的戰爭中遭到失敗。」

「假如史達林在一個危急的時候能改變態度，我覺得你值得派一個專使和他直接接觸。我認爲這件事關係極重大，應該一試。史達林那時就會明確地知道，我們準備長期担任供應任務。……這兒的每一個人都精神勃勃，但明白俄國的事情只能使他們有一個暫時的喘息。每一個人都問到你，很高興知道你康健良好。」

——哈萊

星期六晚上，他接到總統的覆電：

「威爾斯和我非常贊成莫斯科之行，料想你可以在幾天之內成行。今天晚上，我可以給你一封致史達林的信。」羅斯福用那短短的一封信批准了二次大戰中最重要的一次使命。電報到達的二十四小時之內，賀浦金斯已在途中了。

「在起程的那一天，賀浦金斯又接到副國務卿威爾斯的一封信：

「總統要你用總統的名義給史達林寫這樣的一封信：「賀浦金斯先生應我的要求到莫斯科來與你和你所

指定的官員討論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美國如何才能對抵抗希特勒德國的奸惡侵略的貴國以最有效的幫助：」「賀浦金斯先生將把你的意見直接向我報告，包括美國援助中最迫切的問題在內。我要求你信任他，猶如跟我直接談話一樣。」

「最後，我對俄國人民爲爭取他們的獨立和保護他們的自由所作的英勇鬥爭，表示最大的欽佩。」

在賀浦金斯作這次危險的長途（二十小時又三十分鐘）飛行的時候，我們應該記得一件事：有一次，當他被邀乘飛機去觀察波爾達水閘的時候，他曾拒絕說「不——上帝不許——我怕！」那個時候，他有一個家庭和一個強大的個人野心可資懷戀，現在他認爲自己是犧牲的了。

克里姆林的貴賓

在克里姆林的飛機場上，賀浦金斯遇到美國大使L. A. 史坦哈特和一個龐大的俄國歡迎委員會。他事後記載道，「與俄國人握手以後，我覺得一生之中以前似乎從未與人握手一樣。」

第二天下午六點三十分，史坦哈特帶他到克里姆林去見史達林。關於那次會面，賀浦金斯向總統作了如下的報告：

「我告訴史達林先生說，我是以總統的私人代表的資格來的。總統認爲希特勒是人類的公敵，所以願意援助蘇聯打德國。」

「我告訴他說，我的使命不是一個正式外交家的出使，我並不建議要達到任何種類正式的諒解……」

「述及希特勒和德國的時候，史達林先生聲稱國與國之間必需有一個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沒有那樣一個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各國就不能共存。他說，德國目前的領袖沒有這種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所以他們在目前的世界裏，只代表一種反社會的力量。他說，德國這個民族可以在今天簽訂一個條約，明天把它撕毀，後天又訂一個新條

約。他說，各國必須履行它們的條約義務，不然國際社會就不能存在。當他說完蘇聯對德國的態度的時候，他說，「所以，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告訴史達林先生說，對蘇聯援助問題分爲兩部份。第一，蘇聯最急需美國立刻交付的東西是什麼？第二，在長期戰爭的基礎上，蘇聯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在第一類的目前需要裏，史達林首先開列的，是二十到三十七呎中口徑的高射砲及砲彈；第二，他要求重機槍來保衛他的城市；第三，他說，他聽說美國有許多步槍，他相信那些步槍的口徑與他的軍隊所用的步槍是一樣的。他稱他需要一百萬枝以上的步槍。我問史達林先生，問他是否需要這些步槍的子彈，而他答道，假如步槍的口徑與紅軍所用的相同，則「我們多得得很。」

「在第二類裏，就是長期戰爭的需要，他提出：第一，高度純潔的飛機汽油；第二，製造飛機用的鋁；第三，已在華盛頓向我國政府提出的其它物品。」

「談到這裏，史達林先生突然說，「給我們萬發砲和鋁，我們就可以打三四年……」

「史達林先生說，他很高興我們能派一些技術人員去訓練蘇聯的飛行員。我告訴史達林先生說，我在莫斯科逗留的時候不能長，史達林先生答道：「你是我們的貴客，你只要吩咐就得了。」他告訴我，每天下午六時至七時，他可以聽我的支使。然後約定我在當夜十點鐘的時候去與紅軍代表商量。」

那天晚上，賀浦金斯會見紅軍代表約科里夫將軍、麥克納尼將軍、和葉頓少校。所討論的，大多是史達林以前所提的那些項目。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即賀浦金斯到莫斯科的第三天，他和史坦哈特大使到克里姆林宮去訪問莫洛托夫外長。主要的談題是遠東的局勢和日益增加的日本威脅。賀浦金斯在他的報告裏說：

「莫洛托夫先生說，蘇日之間雖然訂有中立條約，但

日本新政府對蘇聯的態度難以確定，由於蘇聯政府摸不清日本政府的政策，所以正以最審慎的態度注意局勢的變化。『他說，他認為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為，就是，由總統用適當的方法來給日本一個莫洛托夫先生所謂的「警告」。』

『莫洛托夫先生雖然不曾明說，但他那句話的意義是很明顯的，就是，美國應發表聲明，聲明假如蘇聯受到日本的攻擊，美國便將幫助蘇聯。』

『莫洛托夫先生並不認為日本就要攻擊蘇聯，至於蘇聯方面，莫洛托夫先生一再聲明蘇聯決不希望與日本發生任何麻煩。』在這方面，莫洛托夫的意見與邱吉爾在大西洋會議上所表示的意見正巧不謀而合：美國應該對日本採取一種強硬的態度，藉此來阻止亞洲戰爭的蔓延。

那天晚上六點三十分，賀浦金斯獨自到克里姆林去與史達林作了一次三小時的長談。在座的，除了充當翻譯的前蘇聯外長李維諾夫以外，再沒有第四個人。李維諾夫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訂立以後，便從蘇聯的政治舞臺上消失了，他這次的出現，是蘇聯完全改變態度的的一個象徵。

史達林論德國

賀浦金斯把他與史達林這次談話分成三部份向羅斯福報。第一部份如下：

『我告訴史達林先生說，總統極想知道他對德蘇戰爭的了解和分析。史達林先生對局勢作如下的分析：他說，據他的意見，戰爭爆發時，德軍在蘇聯西線有一百七十五師兵力，而自開戰以後，已增加到二百三十二師；他相信德國可以動員三百師。』

『他說，俄國在戰爭爆發時有一百八十師，但其中有許多師早已離開戰鬥線，不能很快地動員，所以當德軍進攻的時候，便不可能作適當的抵抗……目前，他相信蘇聯的兵力比德國略多幾師。蘇聯第一線的兵力有二百四十師，後備軍二十師。』

『他切盼他的軍隊儘可能多與德軍接觸，使他的軍隊知道德國人也是可以殺死的，並不是超人。這可以使他的軍隊獲得信心，猶如飛行員參加了第一次空中戰鬥以後一樣。』

史達林說，實際戰鬥是最主要的經驗，他希望在前春的大戰役以前，能使他的軍隊儘可能多得到一些實際戰鬥的經驗。他說，德國軍隊似乎已疲困了，被俘的官兵證明「厭倦戰爭」。』

『他相信德國人低估了蘇聯軍隊的力量，所以他們現在兵力不夠，不能在全部前線上進行成功的攻勢而同時又保護他們漫長的交通線。』史達林先生說，據他的意見，希特勒已在恐懼他在蘇聯前線上用了太多的兵力，他們現在已在準備一些防禦陣地，以便抽出一部份兵力回到德國西線去作實際的或準備的活動……史達林說，戰爭已經證明步兵師應該包括一個數目很大的機械化單位。俄國雖然有很多坦克師和摩托化師——但它們不是德國機械化師的敵手，可是却遠比德國的其它部隊為強。德國步兵師所受到的大壓力，已使他們不得不把裝甲配備分散在前線的各點上。史達林相信德國在對蘇戰爭爆發時有三萬輛坦克。俄國本身有二萬四千輛坦克，分編成六十個坦克師，每師有坦克三百五十至四百輛。他們每一個步兵師裏一向保有坦克五十輛左右……』

『史達林說，戰爭雖然還僅僅只進入第六週，他的部隊已在前線遇到新番號的敵軍，某些原來的部隊似乎已撤退了。他相信他自己的部隊士氣極高，這，一部份是因為他們在保衛自己的家鄉，在熟悉的土地上作戰。他說德國已經發覺「機械化部隊通過俄國與通過比利時和法國的林蔭大道是大不相同的……』

『他相信他最大的坦克優於德國的任何坦克，已在戰爭中屢次顯露出它們的優越性……他說，他們目前的坦克生產率是每月一千輛。他說，他們製造坦克用的鋼即將感到缺乏，希望把這種鋼立刻提前付貨。他後來說，假如他的

的坦克能在美國製造，那就好得多了。他也希望能儘量購買我們的現成坦克以備春季攻勢中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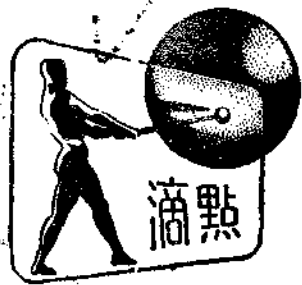
『史達林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冬季的坦克生產量——雙方坦克的損失都極大，但德國今冬的坦克生產量比俄國大。所以美國對鋼和坦克的援助是很重要的。他很願意派一位坦克專家到美國來。他說他願意把他的坦克圖樣交給美國。我向史達林問及他的兵工廠的分佈情形。他並沒有詳細回答，只是說，他的兵工廠中，百分之七十五以列格勒、莫斯科、和基輔為中心。我從他的話裏所得的印象是：假如德軍能越過這些中心以東一百五十哩，他們就可以把俄國的工業力量毀滅百分之七十五。』

『史達林一再說，他已疎散了許多大工廠，許多機器工具已向東遷移，以免受轟炸的損失。史達林一再聲稱他並未低估德國的軍力。他說德國陸軍的組織是最好的，他們在糧食、人員、供應、和燃料方面都有大量的貯備。他說我們或許低估了德國的石油供應，他說在德蘇石油供應協定的兩年期間內，德國所要求的數量，並未達到原先約定的最高數量。他認為英國的缺點之一，便是低估了他們的敵人。他表示極盼英國及早派大量飛機去轟炸羅馬尼亞油田……史達林先生幾次表示相信俄國前線可以保持在現狀的一百公里以內。』

『上述消息未經任何其它方面加以證實。』

在這次談話時，史達林在一本拍紙簿上記下俄國的四項基本需要，交給賀浦金斯。賀浦金斯後來又在上述的報告書後面又記下這樣一段：

『我問史達林先生，他是否曾在他的前線看見過意大利軍隊或弗朗哥志願軍。史達林聽了大笑，說他的部隊最高興的事情，便是在前線看見意大利或西班牙人。他說，蘇聯陸軍除了德軍以外，其它軍隊都不放在眼裏。芬蘭人、羅馬尼亞人、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都算不了一回事，他相信他的前線以後決不會再出現意大利人或弗朗哥人的部隊。他說，他認為希特勒大概比他更輕視他們。』



民主黨費城大會的慘象

共和黨推舉總統候選人在費城熱鬧了一番以後，民主黨也借同一的會場推舉總統候選人，但因為民主黨今年似乎已成爲告罄之羊，而且總統候選人沒有什麼競爭，所以情況冷

落。旅館空房間很多，街頭情形，也不如共和黨開會時熱鬧。大會場裏，民主黨代表都抱虛應故事態度，只有參議員巴克萊講了幾句吉利話。申述民主黨有必勝的信心和它過去光榮的歷史。事後，一個從杜魯門故鄉密蘇里州來的代表說：「這次大會使我們想起我們故鄉的一件喪事來了。我們所要埋葬的那個人是一個一生從業做過好事的人，來送他入穴的人沒有一個人講他的好話。正當他們要放他入穴的時候，鎮上的理髮師站出來說：『我注意到沒有一個人會對這個人說過一句好話。在他入土以前，我要說一件事：他是一個很容易刮鬍子的人。』」

艾帥不競選的幕後故事

艾森豪威爾堅決拒絕民主黨提名爲總統候選人，據說是馬歇爾的主意。艾帥本人對於全國擁戴運動風起雲湧，本來很想接受這種號召。但馬歇爾認爲杜魯門在戰時曾任海陸空軍總司令，艾帥是他的部下，現在艾帥如搶了杜魯門的候選人地位，等於以下犯上，有違軍人紀律，堅決主張不可。艾帥在考慮了二十四小時以後，乃由白宮邊門去見杜魯門，向杜魯門保證保證決不接受提名。這是一二個月以前的事情。自那時起，杜魯門心上的塊石頭便落了去，因此決定巡遊全國，作正式競選的準備。

華萊士破費一萬元

美國的費城今年特別熱鬧，共和黨、民主黨、和華萊士的進步黨都借該城的市政會議廳爲全國代表大會的場址。會場的特別設備，如講台、座椅、無線台及攝影設備，都是臨時

裝置的，共費美金五萬元，由共和黨與民主黨平均負擔。華萊士曾與兩黨磋商，要求免費借用那些設備，但兩個老

大黨不肯，討價還價的結果，以一萬元成交，民主黨與共和黨各分得五千元。可是華萊士的進步黨大會，已把這一萬美金撈了回來，因爲華萊士非但不像杜威那樣贈送巧格力糖，而且聽他的演講要化錢買門票。雖然如此，聽衆還是擠得如過江之鯽，門票收入，彌補大會開銷而有餘。

史畢爾曼訪昭和之謎

美國紅衣主教史畢爾曼在參加澳大利亞墨爾本教堂的百年紀念以後，曾專程折道赴日本去會晤日本天皇昭和。那大會談拒絕新聞記者跟隨，所以談話內容迄今仍是一個秘密。東京盛傳史畢爾曼這次訪問昭和的目的，是要勸昭和信奉天主教，進一步使天主教成爲日本的國教，作爲「日美一家」的一個步驟。梵蒂岡在戰後特別活躍，天主教士之政治活動，早已不是新奇的事情，而日本自從神道教被盟國最高統帥部解體以後，正缺乏一個國教，日本人是一個投機取巧的民族，所以大家相信日本改信天主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羅馬尼亞國有新措施

羅馬尼亞的國民大會在轉過四小時的秘書會議以後，宣佈進一步國有化，把一〇六八家工廠收歸國營，其中包括鍊油廠、鋼鐵廠、麵粉廠、和製冰廠。美孚火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荷蘭殼牌公司等羅馬尼亞的分廠也遭同一命運，但羅馬尼亞與蘇聯合辦的工廠則爲例外。

美國人變蘇聯人

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軍事參贊室的密碼員詹姆斯，麥克米林，已正式宣佈放棄美國公民的資格，要做一個蘇聯人，並且已把他的護照寄回給美國國務院。他離開美國大使館以後，密碼室裏的文件雖然沒有一樣缺少，但爲了謹慎起見，不得不把全部密碼機重新改變，那種整理工作使美國大使館化了七萬五千美金。

出走的情形，兩者都說他們是爲了選擇自由，不知道自由究竟在那一邊？

法國黃色報紙流行

法國的文化狀況似乎已回復到戰前情形，報紙競以登載殺人越貨的黃色新聞取媚讀者。專登黃色新聞的「巴黎日報」最近銷路從四十萬份激增到五十萬份，它最近發表的一項的最大犯罪新聞，是海關裏候船運往安南銀行的一筆價值十六萬八千美金的黃金，忽然不翼而飛，宣告失竊。

非美委員會又一訊

美國國會的「非美活動委員會」，最近借紐約地方法院傳訊全國總工會屬下零售業公會，批發業公會，和百貨業工會的九個領袖。那九個工會領袖都以「證人」的資格出席，而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問題，還是像以前訊問好萊塢劇作家一樣：「你現在或以前是否是一個共產黨員？」

買主罷工

倫敦西區的英國有錢人，因爲抗議他們那區商店裏的東西買得太貴，竟發動買主罷工，一律不到那些商店裏去買東西，一時該區商店門前冷落，極形淒涼。但商店老板究竟有辦法，他們拿出玻璃絲襪作犧牲品，售價便宜到只合美金六角五分一雙，一時豪富家太太趨之若鶩，買主罷工頓時即被擊破。

馬歇爾明年辭職

據華盛頓消息，馬歇爾最近向人表示，不論今年大選的結果如何，他本人決在明年一月二十日辭去國務卿之職退休回家。觀察家認爲這表示馬歇爾對民主黨也已表示絕望。

弗朗哥抽貴族稅

西班牙獨裁者弗朗哥爲了與國內的保皇黨爲難，最近發表要抽貴族稅。凡是要保持貴族頭銜的，須納稅一萬六千九百底索（合美金一千五百元）。

蘇聯行

——蘇聯現況的活圖畫——

史坦倍克原著 賈開基譯 蔣學模譯
 原書四月在美出版
 本社譯本六月發行
 馳譽世界文壇的美國作家史坦倍克記述他在蘇聯的經歷，報導蘇聯人民的衣、食、住、行、戀愛和思想。他的筆把你帶到蘇聯，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你像是直接接觸到蘇聯人民，與他同去遊歷一樣。名攝影師卡拍的十幾幅照片更增加了你閱讀時的親切感。讀了這本書，可以比讀十本枯燥的理論書更能了解這個國家。定價貳百伍拾貳萬圓

基度山恩仇記



大將 會展誠過世界的心靈
 仲學 永垂不朽的偉大著作
 原模 全書計一百四十萬言
 著譯 四大冊共一千七百頁
 大仲學的「基度山恩仇記」為古典文學上浪漫主義偉構巨擘，曾譯成各國文字，電影亦早有攝製，目前尚有兩部改編本在攝製中，其愛世界歡迎可見一斑。我國曾有零星介紹，但剪裁過甚已非原書面目。本社譯本，係照原書全譯，力保原作行文奧妙，至譯筆流利尚在其次。(三版)
 定價每部壹仟陸百貳拾萬圓

本行特約 中國文化服務社 經售全國圖書雜誌 代訂代辦代理行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本行特約 上海雜誌公司 經售全國圖書雜誌 代訂代辦代理行 上海中正路二十九號

性心理

譯者 馮明章 著者 斯理瑪

研究人生最重要之世界名著
 全書分八章三十節 選註，全書分二部，計文字六十餘篇，可供大學一年級二學期之用。每篇文字均有作者傳略及註解，作自修閱讀亦極合宜。全氏為國內知名英文學家，主持復旦教務有年，其選註精湛適用，當毋需多介紹也。(三版)
 定價貳百壹拾陸萬圓

大學英文讀本 THE FUHTAN READER 英文學拾穗

國立復旦大學 外交系主任 全增嘏選註

本書為復旦大學英文教本，係全氏所選註，全書分二部，計文字六十餘篇，可供大學一年級二學期之用。每篇文字均有作者傳略及註解，作自修閱讀亦極合宜。全氏為國內知名英文學家，主持復旦教務有年，其選註精湛適用，當毋需多介紹也。(三版)
 定價貳百壹拾陸萬圓

- 人與疾病之戰爭 著者 佛爾博士 \$1,080,000.00
- 五分鐘名人傳 著者 卡尼基原 \$900,000.00
- 心理作用叢談 著者 米爾爾博士 \$720,000.00
- 大後方的小事 著者 老舍 蕭紅等 \$900,000.00

當代一位哲人 耶那 G.桑達
 代哲人，以位崇高，本書被譽為近代最佳傳記文學。
 陸萬圓

英語自修全書 著者 湯姆生博士 蔣學模編改
 本書係美國語文專家湯姆生博士積數十年教學經驗之結晶，原名「A Complete Book of Good English」經蔣學模先生按照我國學生之需要，改為英語自修全書，內容包括「簡明文法」、「從造辭到造句」、「如何正確用字」、「同義字及對義字」、「拼音和發音」、「如何增加你的字彙」等章，對於英語文字及修辭方面最易犯之錯誤，尤有詳盡之說明，並附習題及解答，讀本書後，可對英語文法有一系統之了解，全書說明清晰，引證恰確，說明均採中文，最宜作溫習及參考之用。(三版)定價壹百陸拾貳萬圓

二次大戰 間諜小說 布港 謀影 著者 H.梅克茵 周克明譯
 本書為此次大戰巨型間諜小說，在美出版時極為轟動，各報競相好評，數月中連續二十餘版，價值可知。
 定價貳百貳拾肆萬圓

文摘出版發行 上海北京路二六六號中一樓四樓
 上海 列購 書掛 價廉 遇郵 有包 變費 動加 時二 以成 本航 社空 最新 新號 定價 價加 為六 準成

文摘合訂本
 第十卷(有售) 定價叁百萬圓整
 第十一卷(售缺)
 第十二卷(有售) 定價叁百萬圓整

內政部特准登記 中華郵政第一類新聞紙登記 郵字第一〇四號 上海郵局掛號第五二二號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中和印刷廠承印 上海南京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

每月一日至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四角